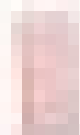


壽膳奏稿



冊上

籌勝齋稿



籌
贍
奏
稿

一九八八年元月

重印《籌瞻奏稿》序

《籌瞻奏稿》，清鹿傳霖撰，上中下三卷，成書於清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。傳霖字滋軒，今北京大興人，光緒朝，屢任替揆和大學士等要職，事詳《清史稿》本傳。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年）任四川總督，《奏稿》即此任內之作。所錄各件多是陳述用兵瞻對、

經辦德格土司案件和奏請改土歸流的疏稿，是一部詳記瞻對事件始末，倡議在川邊藏區實行改土歸流的專著，對於研究清代的民族政策和川邊藏區政治體制的演變等，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。

瞻對，藏語名雅龍，又俗稱三瞻，在今四川新龍縣境，跨雅龍江兩岸，當川藏南北兩路

之間。清時為贍對諸土司封地，民強地險，紛爭不斷，何以「多事之地」著稱。自雍正至宣統的一百多年間，清朝多次用兵贍對，兵力多至數萬，費餉銀達百萬兩以上。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年）西藏地方軍隊協同清朝鎮壓贍對工布朗結起義後，恃功索兵餉三十萬兩，前川督無力支付，奏請將贍對暫賞達賴派藏官經理，

自此邊境遂無寧歲。

「藏俗馭民最苛，藏官治贍尤虐，即四鄰土司，無不受其侵害者」一。恃強藐法，橫征暴斂，強派人畜烏拉，勒索巨額兵費，僅道孚和甘孜的孔撒、麻書兩土司治下百姓，每年支應人畜烏拉差役即達數千之多。馱運稍有違誤，即行訛詐，勒索賠金。各土司又要交納藏兵

守碉費，少者千餘圓，多者數千圓，種種沉重負擔，最終都加在百姓身上。瞻對百姓不堪其苦，奮起反抗，在光緒十五年（一八八九年）驅逐駐瞻藏官，懇請內屬，而川督丁寶楨不為主持，以至藏軍捲土重來，殺戮起事首要數人，仍由西藏地方派藏官駐瞻，且增派藏兵八百和堪布一人助守，其虐尤甚於前。鹿傳霖督蜀

後，一訪悉情形，知瞻對為全蜀門戶，瞻民既苦番官之虐，久思內附，正宜設法收回其地，以固吾圉。一適逢駐瞻藏官率兵越境，干預朱窩和章谷土司爭襲事，不聽開導，槍傷官兵。庶傳霖即乘機聲罪致討，派兵攻取瞻對，將駐瞻藏官遣回拉薩，多年來，瞻對的混亂局面，暫趨平息。又乘勢進規德格土司，擬在關外

形成重鎮，以應援西藏。嗣因如何處理善後事項，鹿傳霖和清廷發生分歧。

當時，英俄交窺藏地，各懷鬼胎。英帝早存吞併蠶食之心，在光緒十四年（一八八八年）第一次入侵西藏之後，脅迫藏人立約劃界，圖謀擴張，其勢咄咄逼人；沙皇乘機誘惑龍絡達賴，急欲染指西藏。鹿傳霖為「保川固藏」計

力主收回瞻對，改土歸流，進而規劃川邊其他土部，近固川疆，遠懾藏衛，並擬由成都向拉薩架設電話綫，靈通邊報。面臨強敵壓境，川邊藏區迫切需形成統一的力量，西援西藏，以抗英俄；東固藩籬，以保川蜀。

川邊藏區縱橫數千里，有元明清歷代冊封的大小土司二百餘家。他們大都互不相屬，各

自為政，彼此傾軋，屢有戰亂，禍害百姓，梗阻交通，已成為鞏固邊陲的一大障礙。鹿傳霖力倡改土歸流，足見其深謀遠慮。起初，清朝飭令鹿收回贍對，設官治理；繼則顧慮達賴外向，為一隅而動全局。鹿剴切疏陳利害，書數十上。無如朝廷意見不一，案懸難決。成都將軍恭壽和駐藏大臣文海，素與鹿有隙，懷妒其

功，交章密奏，極盡詆毀；又有達賴疏訴於朝，懇請賞遂瞻對。於是，廷議中變，詔令鹿傳霖解職回京，致使前案全翻，功敗垂成，瞻對仍交西藏管理，德格改土歸流事，亦同時付諸東流矣！而鹿直到去職，仍堅執己見，奏入朝廷，據理力辯，終不為用。鹿心懷耿耿，乃將籌辦瞻事疏稿和諭旨等，編纂成冊，刊行於世。

其自序說：「竊憲此後藏不易保，蜀亦必危，屏藩盡失，大局何堪設想！爰以前後疏稿付梓，略述事之顛末，敢以質諸識微見遠之君子。」一腔忠忱憤懣之情，躍然紙上。當年寫作這樣的文字，是要冒風險的。

鹿傳霖的一生，做過一些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事，但由於歷史的局限，也多次參加或主持

過鎮壓農民起義的征討；即其改土歸流辦法，亦有可議之處。《清史稿》說：「傅霖起於外吏，知民疾苦。所至廉約率下，尤忌貪吏，雖貴勢不稍賁。其在軍機，凡事不苟同，喜扶善類。」其中雖有溢美之詞，但大體副合其人。他的《奏稿》中，就有一股剛直不阿的凜然正氣。

後人論及鹿傳霖改土歸流事，感慨不已：

「設當時能觀厥成，則川康改行省，早實行於三十年前，而印藏條約不致如後來之喪失權利

。」(三)其實，川邊藏區的改土歸流，並非鹿傳

霖的創造，而是始於明朝，延續及清，時斷時續。至於通觀全局，為抗英俄，弭後患的大規模改土歸流，鹿傳霖實為首創人。他的主張和